

藏

密

齋

集

雜著自序

三編卷二

三編
一

雜著三卷一卷爲拔垣雜著斷斷焉奉法以抑當世之倅心者一人幾倅而不得卽有數十人代爲之幾倅而不得者是怨之藪也二卷爲世徵文于予與予之自迫而起者軼去存者無幾心所不容自己而弗及爲者先孺人行實先叔君典府君家傳泰宇先生及其叔子允和傳陳賁聞行狀趙歸父母夫人傳云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先生著集書記
歸鶴齋

不雜著

十一之首

藏密齋集雜著目

罪輔議

荅邵上葵揭

荅蔡元岡揭

發抄賈浮弋疏稿揭

議雲南考試官揭

議雲南考試官再揭

止不發抄

馮通叅戰車疏叅語

董奉常應舉敵臺疏叅語

織造參語

袁聞撫一驥湯侍御兆京徐參政鎮卹典

參語

陳開撫子貞卹典參語

楊忠愍公請葬參語

崔考功參語

程楚臬寰劉浙臬可法參語

董屯撫應舉疏參語

張掌科篤敬潘道長之祥參語

熊叅政膏徐布政從治叅語

免覲叅語

王滇撫三善叅語

李武清誠銘疏叅語

毛總兵文龍叅語

封典叅語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奏放還以全性

命闕擬具而不畢

告病闕

移戶部文

移吏部同

戶科移文

文選司移文

移虞衡司文

甲子 朝審紀事

已上隸集之卷

周詩記事序

最樂編序

唐詩選序

巾馭乘序

菟園集序

棘棲軒集序

顧省輿詩序

練君豫三冬艸序

陳賁聞制稅序

陳發交似言序

易曠侯遊艸序

丁養凝德載堂稿序

支小白近稿序

雜著

雙壽詩序

曹胤之遊紀序

送跛道人歸興寧序

賀康明府 恩封序

賀石屏戈君膺貢序

壽泰翁曹先生七十序

壽錢母陸太夫人七十序

碧雲篇題辭

題卞子由亦獵艸

題曹允大騷餘

題疑義

題快義

已上隸集之卷十二

潘母傳

跋道人小傳

福建按察使頽亭陳公行狀

先考繼川府君行實

爲先孺徵制詞略

爲婦徵制詞略

書朱君三事

課无咎弟

焚黃告墓文

告先妣墓文

曹鴻甫祭文

嚴瑞溪祭文

顧心宇祭文

章侯祠碑錄金疏

已上隸集之卷十三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一

罪輔議代同垣艸主者微有所改定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辭神人同憾孫宗伯入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粵自龍漦煽處足智工妍思以其屬毛
離裏之親暗奸大統肺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
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大本爰

定而陰凝冰堅謀迺益棘 慈慶之梃幾幾五
步之內反中發奸者以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狼
露齦道路以目雖其間相廁相刃厥變千端而
癲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子接踵
矣 神祖登假 先皇御極反側者逾不自安
進文衣之媵進暴露之劑進純火之鉛旣削且
弱俛鴻俛燔卽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
禍心互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
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君亦惟以其

不討賊也况從而爲之地乎故辛癸故相厥罪
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甚焉褫官奪蔭疾與鄭
養性同竄立竿崔文昇首于藁街杖李可灼比
于柳泌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
爲人君敷天斯以爲人臣也茲春秋之義也

成五月廿一日

壬

答邵上蔡揭

楊李一案近王希翁老先生亦以職論爲正職
可以無言矣但邵上老揭又以李尋老疏中勘
出語爲移借之實則草疏者上老也勘疏者尋
老也於職無與也又以不參盧受與量政府之
無它爲借楊李以罪王老先生之實則盧受之
放逐猶屬議罰楊李之立功近于議官故不同
日而語也若初疑政府之相爲表裏繼詰夫入
幕求寬者之爲誰氏職疏具在人耳目似亦無

與上老事矣職愧無他長獨其無霸心無借法
不借人亦不借于人此則職之生平耳知我罪
我是在上老

辛酉十月初一日

答蔡元罔揭

邸報中見蔡元老老掌科有招兵非令道遙一
疏爲杜將軍催甲器等項謂見在司給則給之
不則發與價銀自買自造是也而徵若委咎于
巡視科道持冒破之疑而泄泄視之則巡視者
不受也何也職等承乏以來事屬軍需無不立
應從未見有公移領狀爲杜將軍討甲器者卽
欲發無憑也卽欲任咎無可任也至以冒破之
疑見咎得非爲舖商李揚一事耶日者王大司

空以庫鐵不敷便須名買而京師鐵價每斤一分六釐山西鐵價每斤止三四釐原疏具在可覆按也及李揚到庫具領前催山西買鐵則每斤三分一釐價太懸絕雖欲不疑而不可得矣蓋職信老成者之必不欺吾君而竊疑舖商者之不無冒破律復訂覈會是巡視職掌而相緣相比頗皆好爲舖商之言得無爲若言所中耶老掌科身都兵垣有日矣目擊遼瀋之失廣寧之失恐當有任其咎者咎不宜在廠庫之巡

視也老掌科不日需次奉常矣猶不忘孳孳職
等受事未幾又當謝事縱竭頂踵爲勞幾何其
敢泄泄也

壬戌三月十一日

發抄賈浮弋疏稿揭

賈浮老道長疏自初心格於銀臺未上而流傳
寢廣爰得寓日迴環展誦夫固一時情事之案
也昨邸報中見張鳳老道長代爲昭揭甚亟則
以其原稿告之天下不尤親切著明乎事關國
是代爲發抄倘中間句字傳寫差訛者望銀臺
出其原疏正之謹錄其傳稿于左

議雲南考試官揭

頃職以酌議滇黔考試官請部覆貴州且弗遣而至南則從吳玉麓楊大豫兩年兄之言謂其以滇人言滇也職可以無言然職亦未始非以滇言言滇也憶職去歲入都暫止郭外楊大豫年兄同蔣澤壘父母來顧職詢滇事而楊年兄云已卜居南都矣已職報謁復詢傅元老公祖所言開建昌路者何如而楊年兄蹙頰而言傅公祖于此路之被暴客也頃吳年兄入都對客

輒告以道里之苦無夫馬無飯食無公館從布政司取銀百兩爲費間關四閏月始達夫楊年尤如此其圖父母之國也何樂乎先去以爲民至兩年兄之憂其父母之國也一則日無餉再則日無餉又寧肯以一己之資斧爲桑梓憂容有所不得已也職故以滇之情滇之言體滇而不圖職言之不中如此也幸今議已定矣遣官在邇第兩年兄所以徵通道者皆其出滇者而非其入滇者藩大行遣自去冬吳年兄云塗間

絕無影響則典試者之入滇亦未易言矣自雅
州而建昌自建昌而滇省數千餘里無夫馬無
飯食無公館何以速置郵何以防關節幸大吉
伯兩年兄悉心圖之期于必達蓋遠之而不變
較之不遺者之搖人心更甚也職始終之意更
歸于無悞大典而已

甲子三月初八日

議雲南考試官再揭

止不發抄

滇中試官已題矣所以再出小揭者竊謂新開之道極脩遠又極險阻典試之官宜鄭重又宜周防自雅州至滇省數千里中間止建昌一道無府無州無縣無驛無遞似應條設事宜咨行本處撫按預備夫馬于雅州境上其有警去處檄各該民兵護行一路埽館峙帳使王文之使無駟僉之乘盜賊之虞饑渴之患卽次之憂時日之滯而又多所檢柙不貽以關節之累通上

國之聲教重漢官之威儀事既不可暫停費卽
不當重卹故揭之以補條設所未及而吳玉麓
楊大豫兩年兄復有一揭漫不及此乃慮職危
言爲規避者借口艸揭間見卹報題差爲施繕
部門大行二公二公皆賢者此無虞其規避然
職言固未嘗危言者宜莫如楊年兄楊年兄
前疏不嘗云求一線之路而不得相與挺而走
險跋涉建昌板荆棘滿目之危峯歷險峻難前
之絕壑視昔日關嶺羊腸瀘川鳥道迂迴轉折

幾于倍蓰乎此何危如之而今且云此滇蜀古道非創行貿易者都由此也前疏曰旗程較昔倍遠日非寬以五六月未可計程今且輕輕拈出數站二字數站之僱募而須藩司之百金耶前疏曰大小相嶺之間艸寇出沒又傳公祖之被暴客出于楊年兄之口入于職之耳今且云歸省坦然若全無寇賊虞矣前疏云仕于滇者苦欲達未達之途避不肯選遠不肯去更僕未易數今且云畏此簡書絡繹而往者比比矣何

不一月間而滇中險夷遠近徃來多寡之變迥異如此夫御史不足以重滇必主政大行斯足以重滇則主文之使亦重矣抑何據而今日辱之以規避明日辱之以規避耶寧居祖籍數歲不歸望故國而悵然者此際此情亦或宜反觀而曲體也爲今之計獨賴兩年兄急急按道里悉心計條上當事咨行滇中一一預備以候試官之至無悞大典此爲京考勸駕之實事吾人爲天下爲鄉國在實料理不在虛議論也

三月
十一

戰車參議

奴思剝膚朝不及夕倘真有向車千輛可以滅
奴而朝食亦何愛一萬二千四百金不以付將
作哉獨馮左參疏屢經詳議未有確然相許者
今鞅鞅焉望之監局之內臣即勇于急公而立
朝風節不當如是旣見有五式奇車在山西屢
不妨會知兵者反覆詳議車果可用卽左參與
任之無號呼之監局也抄出議之

敵臺參語

向議環城以築敵臺而事從中輒益慮其萬有
不虞遼以資寇爲內禦也近且增築重城矣設
無門戶之險而徒嬰城以守此足以爲守乎董
奉常欲於京通間臺堡基置以通咽喉而便屯
守此足以扞敵而不以資敵又綱繆牖戶之外
庶幾費一分金錢猶增幾重險阻也且費不過
數萬而卽舉忠毅有幹辦者任其事目前似無
急此者抄出速覆行之

織造叅語

歲改段疋向屬有司織解萬曆三十一年內承
運庫題改兩淮鹽課內臣魯保監撥則以錢戶
王一卿謀充檢驗委官政也而浙中司房如傅
時茅茹等所爲侵扣段價詐害民機者憲案纏
纏具矣四十三年題遵 祖制復歸有司民方
稱便而李監復有此請侵扣之故智又見于應
天撫臣之疏彼時浙中撫按極言併監之不便
不謂該部曲從監請而今又蔓及于八閩也方

內多故先以固人心爲主倘曲徇一二司房之
慾而舉東南數千里之民力奉之萬一吸髓不
堪致有他故未必非該部不敢固執之一言階
之爲厲也 明主可與忠言老成必有長慮何
以塞近日閩中之請何以回前日漸直之 吉
抄出詳之

袁閩撫一驥湯侍御兆京徐參政鎮郎

參語

吳中以閩撫袁一驥侍御湯兆京參政徐鎮講
卹何薰蕕之並薦也兆京侃侃立朝爲鳴鳳爲
爭虎不竟其用以歿而不得與一時被謔名臣
共微卿寺之旌加秩之議不宜少緩若祭葬之
條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其德九原有知且以愛
之者爲行許也袁撫爲稅璫所繫一時代繫司
道迄今尚有遺譏而欲與竇方伯同年而語耶

典有以死勤事之卹謂其抗節不屈死綱常也
犯顏諫諍死國是也執銳先登死戰陣也危城
固守死封疆也碌碌庸參於義何居恩濫卹典
耶湯侍御宜亟酌其身後之秩袁撫徐參抄出
表之癸亥十月十六日

陳閩撫子貞卹典叅語

閩撫陳子貞之撫閩也行業無稱勲勞未著向
叨卹贈有餘榮矣卽今有援子貞之例以請者
止怪其濫觴于昔而子孫陳乞又圖葬廬耶長
此不窮溢恩何底抄出寢之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楊忠愍公請葬參語

邇來于卹者大都曰賢曰死事曰特恩忠愍之賢斯真賢也已矣忠愍之死而不死斯真死也已矣忠愍而荷特恩斯真無忝于特恩矣百年梧槚滿眼蓬蒿抑何纍纍乃忠愍藁葬而國恩未究也撫臣茲舉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吏爲諫臣再起者立感恩圖報之準乾坤不夜精爽如新非沾沾爲人子孫榮門戶者比抄出速覆之癸亥十二月十六日

崔孝功參語

不孝者無所容于菴載之間律著十惡示不赦而又虞世有怨家者妄以不赦之罪誣人也曰親告乃坐綦嚴綦慎矣崔孝功不勝藏怒宿怨于其弟致不得于其母訟之官夫天下有屬毛離裏之親而露齷齪割簿興兩造角是非者哉部院以勘覈聽之撫按夫亦謂其居鄉諸不法事其不善或不如是之甚必詳覈乃有以服其心耳若挾母誣告之語考功業已目供正律所謂

親告也所當坐者何臯豈俟勘耶若儼然冠帶
不爲終朝之褫恐怠休之性爲鏡爲梟詬言之
詞無倫無脊勘局固未易結矣盍若以其待勘
而覈者勘之不待勘而已覈者覆之回其獸心
鋤其逢氣五刑九法裨益茲多與前覆固前行
而不悖也抄出覆之併咨撫按速之

甲子六月

初一日

程楚臬寰劉浙臬可法參語

浙中劉臬長以常調擢閩右轄矣浙右轄之既
又以擢楚中程臬長程之自楚而赴閩也其與
赴浙無以異也若劉以其清方有執之品以浙
臬仍浙藩則甚便更程于閩畱劉于浙此在主
旨者一轉移間耳抄出酌之甲子七月初一日

董屯撫應舉疏參語

趙營平之屯田罷騎兵畱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其田皆邊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故舉得于外福生于內今屯撫買地招佃桔据胼胝孳孳焉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以助縣官之急良苦無怪其將伯得助者思擾之爲左右手以錢餉道兼屯省道請也顧津道守土官也餉道添設官也守土者或難兼夫水蜚陸輓之役司餉者亦難責以較騎量兩之勤分之或

有暇可以相及合之則兼營必至兩傷且徐津
道起升已久不日當至而令錢餉道條焉而居
鵠之巢使津道如藩羝銓政官方大當商者
似守土者仍令守土司餉者仍令司之爲便
也抄出酌之甲子七月廿四日

張掌科篤敬潘道長之祥參語

楊掌科歷察典之慮而致慨于張掌科潘道長之以私被銅也張僅浮湛郎署而潘徑稿項田間未爲昭白公道之謂何夫當日與賢者同銅而今日不與賢者同升卽賢者不介介于一官而有絲毫閭胥之處未耀于昭明司世道者之責也疏中當優者當起者抄出覆之

甲子八月

十七日

熊叅政督徐布政從治叅語

理漕熊叅政陞山東臬長尋以徐布政調補徐
舊沂州道也充孽爲亂撫按交章謂人心思徐
實甚而徐亦揀健丁南下以平亂自任矣是沂
固不可以無徐而不知四百萬漕艘併亦不可
以無熊何也漕艘未達熊固不能卸其責也本
科除將熊叅政文憑扣下候漕糧抵京註限發
憑聽赴新任外徐布政當如撫按議畱沂漕道
于冬間另補若新補沂道者不妨另推也抄出

酌之

酒石方力士元士

免覲參語

入覲之典 聖天子不能罄九挺八城之窮黎
而戶軫之又不能進羣黎孰獨顛連之情狀而
目擊之膝加之爰詔羣吏三載述職廉其不撫
循吾百姓者而顯黜行焉爲百姓也水旱盜賊
之不虞而讓免覲爲地方之不可一日無官也
適以爲百姓也茲不析某郡某邑某菑某害之
不可無官但勘查倅次濶者覲淺者畱是專爲
各官圖其私而非以爲百姓也徯年計事有撫

臣聞屬官之卓異而但以俸敘者蓋上下相比
以互營其私而全無意于聖天子之百姓疾在
膏肓不可瘳也久矣更可著爲令而教臣子以
便其私耶抄出嚴之

甲子九月初三日

王漁撫三善參語

數年以來東北憂奴西南憂奢憂安以迄今日
在事諸臣生者功死者卽德意靡所不旁皇矣
而爲奴爲奢爲安者自若也王黔撫解黔之圍
不可謂非功深入大方不可謂非勇乃人言噴
噴所以致敗者不可謂無來師辱國之臯向云
十九是死今且云真死矣死則其臯不宜苛求
設果以子女錙重故致敗節亦未可錄也恐其
論尚未有定也且張侍御之死遼難也贈尚書

賜謚廢大金吾又以其贈官馳及其祖父節誠烈矣恩亦少溢焉槩引爲例夫亦爲國典圖其繼乎亦願比肩事主者先國家多疊之莊而後私交所以待王黔撫者姑需之以俟論定未晚也抄出酌之

甲子九月初五日

李武清誠銘疏參語

上公之爵國家所以報崇功高皇帝盟白馬指黃河而誓而秩公者僅僅數人又未幾輒罷鄂曹衡信降爲徹侯朱顏且夷于皂隸也椒房之寵光亦安得與中自開平爭烈而貂緜蟬聯勳于章典以奉朝請抑未有天子愛名爵不以輕畀而敢復干者也永寧博平進侯爵侈矣武清尤而效之妄覩上公一請再請必得而後餐不幾于十等乎至人臣以死故贈官而又以

其贈官封祖父參藩之臣不之官而竟徵三代
之封暨受官在懷沖太子旣殤之後而尚引
恩詔拜敕俱非法抄出告司封者一切力持
之

甲子九月十一日

毛總兵文龍參語

遼之畱于奴也誰有舉左足而窺遼者毛將軍帥二百人入虎穴辟疆界障藩以斬饑閭功甚偉顧何以夫成人者俘也非名王鴛叛之種非破軍殺將所禽儻不過出其不意掩荒落之不備而係累其裨弱不義聖天子委東事于將軍將軍徒以數裨夷徵天子信威于海外不信竽裨夷之首于西市不仁抑亦不武傳笑四裔謂王師零竊數裨夷而獻俘而告廟而全

中外羣工因以賈功因以脫辜不智抑又不廉然聖天子方委東事于毛將軍舉朝之臣亦曰毛將軍必智仁信武廉以報聖天子故不操文墨議其後閫外之權不從中制然王爵之權亦非閫外所得制也僥倖行間者列其勢焉可矣其官爵當聽之王爵者抄出審之

甲子九

月十五日

封典參語

封典之濫頃十五日本垣已代爲典封任怨無何十六日又有茲疏中間予所不當予者仍多

于文翰換登第拜官同官邀之引例請封翰

然曰艸茅之士一日登朝當圖所以報國不

取先覬私榮丰裁抑何侃侃而今且紛紛而未

有已也且 親恩三 詔 先帝不幸一顧棄羣

臣 皇上登極亦已四年餘矣 懷沖太子復

傷而干澤者何紛紛而未有已也本垣職司封

歟此後再溫觴不止不敢不與徹封者典封者效相成之誼也抄出慎之慎之

甲子九月廿二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奏放還以全性

命關擬具而不果

職使署五星諫垣浹月值

聖主梵笑而在疚

際臯臣虢虢以圖生直糾大獄之寬致觸要人
之怒繼此發憤者再疏因而嘔血者數升火炎
如焚病下不禁飯食全減氣息僅存病根從百
涅以千磨病勢在一死而九死重以信狺多口
工謠謗而引說之長致茲磊磊素交爭匪景而
懼禍之及傷心已極吐氣何期旣有日以難開

復何官之足戀伏冀台臺答其病非假托事已
難爲例不自陳允其代奏但使孤蹤獲放病
骨還蘇縱不先溝壑以填亦永絕雲霄之夢矣

辛酉五月二十一日

告病關

職拜 命以來暮年於此報 君無術顧影自
慙抑諱俾達之不通原吾自塞之不變學未融
夫氣質病遂中于膏肓時若提四支而置之層
冰之間時若叢百散而厝之烈焰之上裏觸眼
而皆拂言過耳而隨忘廣額賑而難冠雙睛突
其欲墮病已是妨官之病官則非臥病之官不
能補闕而立 聖朝便當出缺而待賢者爲此
合關本科煩爲代 題允放施行

壬戌三月十

九日

雜著

移戶部文

移吏部同

爲申明職掌事竊以天下政事分統六曹其間
慮有閑上以行私者特設六垣看詳叅駁如事
關吏部未有不由本科而可以互咨互覆者頃
該吏部覆東征必須新餉等一本不知其所由
來看詳原委則驗封司准貴部咨文也隨致戶
科查取貴部原疏則原請敕下貴部轉咨吏部
也似多方展轉以避本科之叅駁者然在貴部
爲侵官在本科爲失職爲此合用手本前去戶

部司務廳呈堂凡章奏有關吏部者貴部不得不
徑咨必經本科發抄其不經本科發抄者吏部
不得經覆此係本科職掌不得不爲申明仍乞
回文以便裁奪施行

甲子八月十三日

戶科移文

爲門籍事 照得本職原以冒署註籍蒙 聖旨

着職供職力疾到

午門前謝

恩回寓之後

前疾轉劇霍亂暈眩難以 朝參理合註籍爲

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五月初二日

文選司移文

吏科爲陞轉京堂官員事照得京堂之陞至今
日而稍當議節矣節之宜始六垣夫先自繩而
後可以繩人也及查癸亥秋冬間而垣中之陞
者五人曾汝召戚明樞以俸序陞周朝瑞倪思
輝以賜環陞惠世揚以資望陞再查甲子春夏
陞而垣中之陞者復五人趙時用程註尹同皋
以俸序陞朱欽相郭華以賜環陞今八月而霍
守典李精自以俸序陞歷二人耳衡之徃事應

陞者宜尚有三人也上垣陞序以俸爲主而當其閏陞也間亦論資今就目前都垣資俸之序總較之俸則本科魏大中第一工科楊維新次之戶科甄淑又次之刑科周之綱尚未履都垣之任論資則之綱第一淑次之本科又次之楊維新又次之然則議節議繩宜莫如自本科始而槩以一例矯之懼又失于過直也謹就資漢者二人開列其宦履于左業論資矣何以先淑而後之綱後之者爲其尚未履任也然均之所

當閨陞者也衡之前二陞夫固已節一人也已
矣爲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九月初一月

移虞衡司文

看得山西鐵價每觔不過三四厘此貴部之原題也山西地方鐵價省煤價省工價亦省此貴部之原題也及舖商李楊等前律山西產鐵地方收買煅煉而投領到庫每觔三分二厘似乎八倍其價所以徑復數四而不敢以輕徇也今准監督盈甲廠主事沈送驗五火精煉鐵葉以實三分二厘之成說時事倥偬需甲正急兼鐵葉厚止分許工力頗多相應如請得三火板

鐵每觔二分八厘亦尚有說蓋山西鐵價每觔
止三四厘煤價省工價又省卽鐵經三火不無
耗折一倍再倍而已足矣卽道里遙遠轉輸爲
難更一倍再倍而無弗足矣五倍四厘之價每
觔止應二分今欲以官司之急公鼓舡商之趨
事以此中舊估潞鐵之價一分三厘者倍爲二
分六厘宜無弗足矣恐不應以就近買煉無所
不省之初意而反浮于京師市買之價也卽二
分六釐之價亦自前乘其急而徵之終不可爲

乘劄其寄庫銀七千兩卽行照數給發本商上
緊買煉期解運以應急需解到驗收有不如
原式者各依差等照數遞減相應移覆爲此令
手本云云 壬戌三月十日

甲子 朝審紀事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
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不投于口口欲
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一疏再疏三疏四
疏所以爲楊李請劙者具在 御前亦具在人
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諸公以遼左失
事諸臣於樞輔遠繫臣疏奉有姑待不死之
旨四單概傳候 旨讞畢法司吏持簿挨序而
題次至大中大中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

中亦出離坐諸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
以大中曰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老先生
今日之皋陶也大司寇曰画題了商量大中曰
商量了画題大司寇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
疏將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真獨以
新奉 恩旨故云候 旨則晚生画題矣若併
其罪狀溷從未減則封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
画題他日復有異同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
領之冢宰趙倅翁云不画再商亦可大中因揖

兵垣羅心華刑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上兵垣
當有公疏論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
又揖顧若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
許之始散已而顧若虛劉鷗岑兩掌科復至大
中寓屬大中起艸曾十三道亦有公疏注司疏
上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朝審始末也姑叙
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終